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夷堅志丙卷

七十一

詳校官中書

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

臣畢所誦

謄錄監生

臣張士琛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丙卷七

宋 洪邁 撰

鄂州綱馬

秦蜀賈馬入東方率以五十匹為一綱遣兵校部押馬
多道亡於是置監漢陽憩泊五日以候三衛江上諸軍
取發先赴湖廣總領所對驗毛色齒數與四川馬司者
無異然後即路乾道九年殿前程副比復至漢陽是日

將渡江其隊長云舊例必具牲酒詣城隍廟謁賽乃行
則長塗無它慮程不答再言之忽怒詎曰我取官馬何
預於神叱使去是日晚絕江宿城下城驛才五鼓悉控
馬往總司須啟闕而入忽聞馬蹄聲從西來諸卒謂它
綱至起立相戒各謹持控以防相遇鬪觸之害俄頃間
已至前暗中不能測其多寡即衝突踉蹌不可制如是
兩刻許天且明視它馬了無所見而一行綱馬死者幾
半皆折脅流腸若遭矛戟衆以為程將慢神之咎時李

元佐為總領

鄂總二犬

李元佐在鄂州得襄漢間二犬軀幹獐猛形迥與它異
命畜于後圃慮其或傷人常加維繫一日守卒暫解縱
之使自如猶束其頸圍與禁營柵為鄰垣不固營犬十
數成羣競至其傍肆意侮齧襄犬以頸索物縻之故不
能敵俱遭搏噬守卒擊逐羣犬去而曳以歸復繫諸故
處遂十日不食若忿恨然衆卒或相與言此二犬非儕

輩可比反遭傷害今而弗食豈亦懷報復之志乎蓋為
去其縛使得逞憾以決勝負僉以為然乃縱之營犬望
見為如前可欺羣吠而至二犬奮迎之勢若猛虎之視
羊豕或絕其咽或破其脅皆立死凡殺四五犬餘悉奔
遁衆卒烹食死者肉厭飫之外復歸遺妻子經旬日顧念
得肉之利又解縱如初徘徊抵暮畧無一來者俄有兩
虎履頗大出不意而至雖持挺毆逐不肯退少焉客主
各殞其一存者流血呻呼而散不越夕併死蓋四犬競

闕皆不獲免畜產銜怒不可解如此

行林院鷓鴣

洪府奉新縣之東三十里有僧舍曰行林院院有松岡
巨松參天禽鳥羣栖其上鷓鴣最多每歲生育及秋乃
去鄰邑建昌控鶴鄉民王六者能緣木常升高取其雛
以供饌積十數年罹其虐者以千計紹熙甲寅夏率其
徒至松下繫小笄于胷間攀挾喬枝履虛而上將及木
杪老鷓鴣在焉悲噪苦切已而羣飛競集繞王生之身

啄其股攫其目王盡力挾松兩手皆不可釋其徒仰視之爭呼曰勿取雛且亟下未能及半啄攫者猶不捨遂顛墜死舉體如斧斫然

汝嶺牛虎

建昌縣控鶴鄉有汝嶺絕高從顛至麓且十里民居於嶺西者蓄一水牛甚大每旦則命小兒牧于嶺下聽其斲草至暮牽以歸淳熙己亥之冬忽失所在一家長幼山中遍索無有也意為盜所竊聞於保伍後三日有樵

夫言曰爾牛過嶺赴求正見牛倚石崖下臨虎虎作勢
相拒衆懼莫敢逼民子頗勇壯奮刃直前將刺虎則牛
虎皆已立死時方盛寒故僵而不仆民與二子還屠剥
之視其肉别無他異獨牛之心膽皆破裂蓋雖力可格
虎而震懼至是云

王宣二犬

紹興二十九年冬撫州宜黃縣劇盜謝軍九聚衆百輩
推埋剽劫至戕殺里豪董縣尉家知縣李元佐適在郡

尉遣弓兵出討捕都頭劉超者領數十人前行翌日王
宣者繼之與盜遇超即遁宣所部不及盜之半大呼索
戰鏖鬪黃山下宣素蓄犬二每出必從是時亦奮呼噬
齧盜死者且二十人遂奔潰宣退休山上已而盜復還
盡斃死者首攜以出蓋慮為官兵所得識其形狀姓名
累及親族宣望之甚怒曰我殺之而縱彼取頭顱去則
何從藉手必取之於是率衆趨下再戰移晷翻為所敗
宣與二兵得三級馳取徑路絕轉而西方穿橐栝中陷

於淖盜追及俱遭屠鬻二犬猶存守其尸保伍環集以
事白于縣元佐回邑厚恤三家命治棺往斂仍即彼處
立小廟犬凝立經日不食見家人來搖尾迎道至尸所宣
既歸葬犬亦死邑人嗟異為塑於廟內以彰其義云

南昌胡氏蠶

淳熙十四年豫章蠶頓盛桑葉價值過常時數十倍民
多以為憂至舉家哭於蠶室命僧誦經而送諸江富家
或用大板浮簾筐其上傍置紙錢而書標云下流善友

饒於桑者願奉此錢以償乞為育此蠶期無愧於天地
它不得已有輦棄者皆感額起不忍心獨南昌縣忠孝
鄉民胡二桑柘有餘足以供餵養志於鬻桑以規厚利
與妻議欲瘞蠶妻非之胡不顧喚厥子攜鉏刈桑下為
穴悉窖之且約遲明采葉入市自以為得策飲酒醉寢
三更後聞床壁嘖嘖聲謂有盜舉火就視蓋蠶也以帚
掃去之隨掃隨布竟夕擾一家駭懼妻尤責言曩愆胡
愈憤怒復決意屏滌盡明日昏時乃定殊不自悔但恨

失一日摘鬻之利俄又聞嘖嘖聲胡呼曰莫是箇怪物
又來也亟起明燈足纔下地覺為蟲所齧大叫稱痛其
子繼起亦如之妻急奔視則滿榻上下蜈蚣無數父子
宛轉痛楚數日胡二死蜈蚣悉不見子幸無他而外間
人家蠶已作繭胡桑葉盈園不得一錢也

天王院古冢

隆興府城北望雲門外三里許有天王院院有舍利塔
舊傳隋仁壽中分布舍利於五十州建置寶塔此其一

也初到院日有白脰鳥前道故又以鳥遮名之罹建炎兵盜塔毀基存其徒僅立屋數椽以居莫能復舊觀淳熙七年杭人喻紳來為府鈴轄妻徐氏夢異僧引詣廢寺有故塔遺址羣鳥聚焉徐氏素崇禮佛法甚謹覺以語紳使訪測厥祥或以天王院告因過之儼然夢境也徐少時為韓蘄王妾後乃嫁紳饒於財盡捐囊中所藏以造寺寺既久廢多為人寄菽其間紳白府帥悉起之凡十數家其一已歷年久絕深堅甃石續密石外列小

石人與近世明器相類高數寸形相各異工製亦精巧役人爭取之又得小石牌高不盈尺廣半之細視蓋陶埴所作範其上為蓮葉其下為荷花中有真書文曰神武聖文皇帝之廟兩傍夾書曰貞元二十一年紳觀之而懼但留一石人一牌復掩其竈而高築其處今為法堂紳不敢言於人久之始密與李仲詩說約使勿宣按貞元乃唐德宗紀年以二十一年正月終十月塋于崇陵其生時稱聖神文武沒謚神武孝文此四字雖畧同

然本墓長安又碑在地中而印文曰廟不可曉也紳再任兵鈴與妻皆死於官

李氏乳媪

李元佐以紹興十六年監建州豐國監生女子買民妻陳氏為乳母女既長因不復肯言歸媪賦性獷戾常與人競視同列無如也乾道四年女嫁王氏以其好罵弗與之俱後三年李為戶部郎陳死於臨安寄櫬僧舍旋命僕為火化將以其骨歸明日僕往收燼未出聞呼聲

甚衆視之則有老幼數十人聚立火所曰火尸香如蓮
花聞於外是異人也故來觀之僕為留一宿黎明呼僧誦
經未集遠近已奔湊視灰中皆舍利衆競取之僕切於
拾骸不暇尋覓只得十餘顆以歸色如泥金而光明可
鑑其形若小兒高不盈寸李始嘆異訪諸嫗婢此嫗平
日險忍有何功力致然皆云無它善業但每朝早起即
誦蓮花經十餘遍不能記全文唯止憶三兩句有蓮花
盆裏坐著玉仙人每日清鍾淨水聞如是而已嫗前生

罵人當積口業而用二十六年誦經之故獲報乃爾亦其善念堅固所致云

范隅官

乾道辛卯歲江浙大旱豫章尤甚龍實之作救命諸縣籍富民藏穀者責認糶數令自津般隨遠近赴某所每鄉擇一解事者為隅官主其給納靖安縣羨門鄉范生者在此選其鄰張氏當糶二千斛以情語范曰以官價較市值不及三之二計吾所失蓋不勝多矣吾與君相

從久宜蒙庇護盍為我具虛數以告官司他日自有以
相報范喜其言甘且冀後謝諾其請為之委曲張遂不復
捐斗升間里多知之而畏二家力勢弗敢宣泄壬辰秋
大稔前事頓息范張由此愈益交歡癸巳之春范以微
疾卒將斂復蘇呼謂其第曰我適到一公府殿宇嚴峻
官吏森列使我供責減壽二紀狀我念平生無過惡拒
而不從吏云前年汝為隅官虛申張家認糶米二千石
至餓死者若干人非過惡而何我記得向時張家認只

千石今所言乃倍之哀祈此吏乞放回取文照遂得暫
歸向來官印文書盡寘某篋中汝為我檢索恐可藉手
第亟往取視果二千石范即瞑目時年三十有八踰歲
張亦死

劉昉明

潮陽劉昉明甲志所書開源宮主允之子也臨生時允
夢人自誦其詩兩句云旌搖楚甸三千里衣惹秦川一
帶雲既而生昉後仕至太常少卿三帥潭州一臨夔府

符其夢

九月梅詩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潮州揭陽縣治東齋梅花盛開嶺
外梅著花固早於江浙然亦須至冬乃有之邑人甚以
為異士子多賦詩大抵皆謫令尹時梁鄭公正為館客
寓此齋亦作一篇曰老菊殘梧九月霜誰將先暖入東
堂不因造物於人厚肯放南枝特地香九鼎變調端有
待百花羞澁敢言芳看來冰玉渾相映好取龍吟播樂

章語意不凡殊類王沂公雖然未得和羹用且向百花頭上開之句明年還泉州解試第一又明年遂魁天下致位上宰

程氏樟木

鄱陽松子源民程氏家山有大樟木一株傳二三十世矣族系益熾莫適為主故不加翦暴高至侵雲霄慶元元年族長知萬與衆議以與薦福寺使自伐之監寺僧紹禧往涖其事木半生癭隆起三四尺一匠先升高削

去癭既脫中有泓水澄湛一蛇蒼褐色見人若驚躍空而下匠以語禧懼欲捨之知萬不可曰吾舉宗聚謀發心施佛渠可中止卒仆之悉芟刈榦枝獨留木身矯然如斷虹長堤時農人種稻在田乃擊鼓喚集飲以杯酒挽拽未十步木展轉東西五人遭壓知萬姪亦死其傷股敗面者又十餘輩死家欲訴于官知萬曰不幸及此吾自茹猶子之痛尚何忍復相困乎竟載木歸寺紹禧以它事為郡倖所治囚械獄戶將受杖而聽贖木今為

大雄殿柱

清塘發洪

慶元乙卯歲夏五月中旬間饒州大雨七晝夜江湖皆
溢水入城者過六尺鄱陽浮梁尤甚清塘村去州九十
里劉氏宅其地是時庭中數處穿小穴濺水如跳珠其
家謂積水固然弗以為慮至二十二日午未之際忽成
兩大竅泉涌出其中方知必有水禍悉收拾箱篋縛置
梁上而率家人登舟趨後山甫及山半水大至回望故

廬已蕩然隨流而去無尺椽片瓦存迨水退往視則陷
為污澤了無向來居室形生生之器具掃空識者謂蛟
螭輩乘水勢與人為害然亦不可奈何矣

夷堅志丙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丙卷八

宋 洪邁 撰

諸暨陸生妻

諸暨縣治有湖四繞民陸生者居縣後湖塍上以打鑿
紙錢為業一旦黃昏方畢事倦而就寢妻懷娠過期兩
月夫未睡時覺腹痛因卧其傍有頃陸睡覺不見妻而
房門元未曾開知墮怪境急籠燈出外呼索且邀鄰居

人窮訪之半夜後聞湖內人應聲月正明望之乃妻也率一少年共往取之妻執少年衣袂曰將孩兒還我暨登岸陸挾以歸胎已失去始能言云見數人來房內喚出到一處引入小室排設薦褥如產閤然不覺免身既洗滌加襁褓觀者滿前曰男兒也真可喜我未及就觀薦無所覩今思之殆與死為鄰亦幸而獲存耳明日起居泰然一無患苦湖雖不廣而外與江連疑婦人向來受胎之時必夢蛟螭輩來與交接而不肯言時慶元元

年中元後也

茅山道士

揚州名醫楊吉老其術甚著其郡一士人狀若有疾厭不聊賴莫能名其何等病苦往謁之楊曰君熱證已極氣血消燂且盡自此三年當以背疽死不可為矣士人不樂而退聞親識間說茅山觀中一道士於醫術通神但不肯以技自名未必為人致力士人心計交切乃衣僮隸之服詣山拜之願得執薪水之役於席下道士喜

留置弟子中誨以讀經晝夕祇事左右頤指如意歷兩月久覺其與常隸別呼扣所從來始再拜謝過以實白之道士笑曰世間那有醫不得底病汝試以脈示我診視又笑曰汝便可下山吾亦無藥與汝但日日買好梨一顆如生梨已盡則取乾者泡湯飲之仍食其滓此疾當自平士人歸謹如其戒經一歲復往揚州楊醫見之驚其顏貌腴澤脈息和平謂之曰君必遇異人不然豈有痊安之理士人以告楊立具衣冠焚香望茅山設拜

蓋自咎學之未至也北夢瑣言載一朝士疾危醫者
趙鄂云只有一法請時喫好梨不限多少如咀齧不及捩
汁而飲或希萬一用其言遂愈此意正同

黃顏兄弟

吳郡黃顏兄弟從事科舉顏元名某父夢人告曰汝子
若以顏為名必遂意即從之是歲獲鄉薦來春擢第至
次舉叔季將試父又夢人使二子亦名顏覺而相語以
為安有兄弟三人同名之理後再入夢於是拆顏字為

二叔名彥而季名頁同榜登第王順伯李仲詩皆與顏之孫姻有舊

平陽王夔

永嘉士人或夢至大山下見崑穴豁開祠廟赫然一神正中坐而綠袍判官持文書前白曰呈今年舉人解榜士人偪而觀之僅見王夔二字判官指之曰此平陽王廷用也士人固與廷用善答彼不名夔判官曰須用改名夢者覺而喜以書告之使更名廷用曰士子得失蓋

自有命存豈應信他人一夢不肯改旬日夢復如初又以告其意確然不移遂至於三判官頗怒曰王秀才執志頑悍如此我必要他改了夢者以屢遭沮卻不復言會秋闈不遠舉人各納試卷連粘家狀廷用手寫十紙皆錯誤不堪用瞿然而悟即為夔一上中選繼登第於丁丑王十朋榜中

陽春縣

嶺南大抵皆瘴毒而春州最甚自唐以來北客謫徙者

罕得生還本朝廢為陽春縣以隸南陵州蓋既為一邑則士大夫竄逐罪囚黥配皆獲免至彼亦建議者持心近厚云凡調注縣令如滿三年許不用舉主由選階故京秩去者莫得歸然貪嗜榮進率冒昧以往唯淳熙中莆田葉元卞獨終任與妻室無恙而家人子盡死一婢正病卧於別室夜聞其呻吟聲俄如喉間痰涎喘壅之狀迨旦視之乃自縊於梁梁去床猶丈許無階梯可升蓋從前不善終者從而為厲非專以瘴而隕命也余千

鍾宏為惠州歸善巡檢時正覩其事葉名子昂丞相之姪也

汪氏菴僧

徽州城外三里汪朝議家祖父墳庵在焉紹興間招僧惠洪住持僧但飽食安坐未嘗誦經念課於供事香火亦極簡畧僅能循循自守不為它過主家皆安之凡厯歲二十乾道二年病終汪氏塋之於近山元有大楮樹鬱茂扶疎數月後頓以枯死繼生菌蕈汪僕牧羊過之

見其肥白光粲采而獻之主人用常法燂治味殊香甜
殆勝於肉今夕摘盡明日復然源源不窮至於三秋浸
浸聞于外或持錢來求掇買悉拒弗與又畏人盜取乃
設短牆闌護之鄰人憤嫉夜踰牆入將空其根拊楮忽
作人言曰此非爾所得食強取之必受殃災我即昔時
菴主也坐虛受供施不知慙退身沒之後冥司罰為菌
萐以償所以肥美者吾精血所化也今謫數已足從此
去矣鄰人駭而退以告汪汪猶不信自往驗之不復有

苗遂伐以為薪

希韓大正

梁起道知處州有王宗愈者由大理丞坐事送吏部注
零都知縣初到詣郡參謁既畢當趨下循廊而出梁以
其方為朝士且與之有舊留使升車王辭避不敢梁呼
其字曰希韓不須如此言之再三客將謂其官稱即傳
聲曰請希韓上轎客主皆解頤梁雖賦性嚴毅而察其
愚野不之問李正之提點坑冶巡歷廣西過長沙郡僚

具迎牘稱曰提點大正蓋不知其名而亦誤以為官稱
若寺正之類者李怒移文潭府治諸曹書吏時張敬夫
居于潭其緘亦如是府主劉共甫笑之曰他人容或不
曉君何為爾張愧笑及李至引咎謝不敏焉

小樓燭花詞

紹興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予在臨安試詞科第三場畢
出院時尚早同試者何善伯明徐搏升甫相率游市時
族叔邦直應賢鄉人許良佐舜舉省試罷相與同行因

至抱劍街伯明素與倡孫小九來往遂拉訪其家置酒
於小樓夜月如晝正臨欄几內廂兩燭結花粲然若連
珠孫倡固黠慧解事乃白坐中曰今夕桂魄皎潔燭花
呈祥五君皆較藝蘭省其為登名高第可證不疑願各
賦一詞紀實且為它日一段佳話遂取吳牋五幅寘于
桌上升甫應賢舜舉皆謝不能伯明俊爽敏捷即操筆
作浣溪沙一闕曰草草杯盤訪玉人燈花呈喜坐添春
邀郎覓句要奇新黛淺波嬌情脈脈雲輕柳弱意真真

從今風月屬閒人衆傳觀歎賞獨恨其末句失意予續
成臨江水仙曰綺席留歡歡正洽高樓佳氣重重釵頭
小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來報主人公桂月十分春正
半廣寒宮殿葱葱姮娥相對曲欄東雲梯知不遠平步
躡東風孫滿酌一觥相勸曰學士必高中此瑞殆為君
設也已而予果奏名賜第餘四人皆不偶

南康戲語

汪仲嘉謫南康寓處僧舍嘗招郡僚宴集營倡咸在有

姓楊及李者於羣輩中藝色差可適理掾主李戶掾主
楊席間時時相與嘲戲理掾顧謂戶曰爾愛其羊我愛
其禮固載之魯論無用相笑也坐客哂之而求所以為
對者教麋用卿正與汪公對奕麋爭劫思行星子沈令
從傍咕囁汪曰我已有對矣傍觀者審當局者迷衆擊
節嘆賞

泗州邸怪

安定郡王趙德麟建炎初自京師挈家東下抵泗州北

城於驛邸憩宿薄暮呼索熟水即有妾應聲捧杯以進而用紫蓋頭遮其首趙曰汝輩既在室中何必如是自為揭之乃枯骨耳掩冉而滅

汀州通判

紹興中宗室忘其名當范汝為亂後添差汀州通判無官舍可居暫寓推官廳吏士多言有怪偶正員缺因暫寓其處此廳正自有七姑子之擾方冬初薄寒獨坐火閭內忽一吏捧十餘刺納謁視其官位姓名皆稱前任

通判汀州軍州事趙生心知為厲扣吏曰此諸客何為
悉集於此對曰並是年以前做通判者終於任所故竟
無歸棲泊度日聞尊公來相率求見趙又曰汝復何
人曰亦故客將今已死矣趙曰客既多若一番相見無
緣歎曲汝自以先後之序逐一為吾延請吏拱手曰諾
於是引一客至趙接以賓禮歷詢其鄉里井所歷官今
眷屬安在客如言對答殊不它談頃刻告退再一客如
前語之盡十人乃遍謝曰日晚茶酒兵不在不得具茶

湯且無由報謁幸勿責誚皆唯唯揖別已而寂然人謂趙以一生人而對十鬼其膽勇可敬祿位當未艾也然自後才五年僅得某州通判以卒

張三娘

德興醫者葉吉甫妻張氏行第三乾道中暴得熱疾卒未斂復甦云被一公皂追去行郊野間卒杳杳冥冥莫知處所久而到一官府趨赴庭下立一貴人正中坐皂隸呈文書貴人震怒命摔之于地一獄卒以荆杖訊其

足叱曰我本使令追樂平縣金山鄉許門張氏三娘今
乃差誤何也此婦人合更有一紀壽生兩男豈得遽引
來即別遣人送還我遂寤吉甫喜其再生而不暇詢許
門之事後張氏果誕兩男恰十二年乃亡吉甫今尚在

樂平民

樂平縣押錄梁傑有罪為刑獄使者逮送州院死於獄
一市民為證左者相繼亦以疫殞既兩經檢驗廂卒用
葦席束其尸埋諸芝山寺亂冢之側越三日寺僧到彼

處見所瘞土外露一手白于衆命僕啟之則已活扶出
外與之湯粥民蒙蒙然畧不能說所見但云若夢中然
雖復得為人而面色全如旣蠟殊無血液滋潤四體皆
黑洎還家其妻已為他人所據不復肯歸原夫此民棲
棲行乞至今猶在

眉壽菴僕妻

樂平何衡程國老自作生塋築菴舍名之曰眉壽延僧
主之其後僧去只令一僕挈其家居中僕出田間歸時

已黃昏不見厥妻呼外人遍往尋訪山巖榛莽無處不
至倦極而反悶睡未熟聞攔厩內似有人轉動啾唧之
聲審聽之則妻也急燭火登梯發壁取之正卧于簋上
四傍無隙縫雖雀鼠不可入扣妻所見蚩蚩不能言後
亦無他

上官醫

醫者上官彥成本郡武人自稱北京駐泊云宣和中在京
師試鍼灸得翰林醫學轉至副使皆妄也乾道初來

鄱陽其技亦平平而能大言宗室公頤頗滑稽善譌因
坐羣客次有言某人病勢可慮一客云可招上官駐泊
公頤颺然曰上官來則下官去矣坐皆絕倒蓋州郡每
日申時兵校交番其當直軍員必大聲曰上番來當下
者繼之曰下番去故用此以為戲彥成聞而甚病其語
譽日削焉

夷堅志丙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丙卷九

宋 洪邁 撰

王縣尉小箱

呂叔炤為太平宰攝尉王生同僚以憂去臨行持一黑板箱并它篋隻數寄與呂宅丁寧謹護此箱無致失壞言之于再三而未已呂既受其託為寘諸床內板閣上初時聞其中咕囁窻窳但以為鼠拊席嚇之則止箱鎖

處向外對南久之忽面壁謂妻妄移動復正之明日又橫轉南北向始微怪訐數月後王生來取去且求一舟至江津徐扣其所貯乃在邑日與一倡密暱未幾倡死王親詣瘞所焚化其柩而包遺骨著小函箱中所貯蓋此也是日拋於江流則向來現小怪者為倡鬼無疑呂氏追思悚懣撤去板閣忽忽若有所覩

建康三聖廟

建康土俗多事三聖所在立廟而塑像唯一軀莫知為

何神靈威頗著吏民奉之尤謹句容縣一廟在丞廳大門內之東每歲春月邑人祭享胥至宰猪烹羊往來必經庭下從朝至暮叫呶冗雜紹熙辛亥吳人顏景宴為丞欲塞其戶吏卒交勸以為必興禍殃顏勉為止次年竟不奈其喧乃築短垣於傍以限之自是出入者必迂枉經吏舍後轉而之廟前來者視舊日益少矣顏將滿秩求擢還家時甲寅六月也縣人詣廟焚香告白言前所以遮隔祭祠皆顏縣丞之意願勿以為吾民罪顏到

家忽病泄痢一夕而卒顏名叔平魯子侍郎之子蔭補
登科年少雋爽遽至隕命士友嗟惜豈其受命于天而
為一神所奪抑非偶然耶江寧尉司一廟亦如此凡居
官者至必禮謁丹陽劉平國宰獨不肯加敬每輜過其前
但舉袖掩面一第隨侍未幾以小疾終妻陶氏懷妊而
疾夢神言汝夫無禮於我我已取厥第苟為不悛當復
取汝陶氏以告劉劉不信陶果死劉始悔懼躬往禱謝
乃已

范成績

范成績石湖參政弟也賦性堅暴每從其兄居藩方輒為所困撓紹熙甲寅為建康通判冬至之夕庖妾報甑鳴一家皆懼欲求僧巫禳謝置不問既而益甚至或哮吼作雞犬百禽之聲其音響厲外間悉聞之范親以刀破其甑即日聲出釜中又碎釜毀竈於是諸怪互作正對客坐桌椅昂然自舉烘籠奮而行蹴之不仆舞躍自若凡擾擾數月習慣為常次年四月八日與同僚在都

廳忽覺痰眩不復能支吾從吏掖登車僅到家喉中涎如泉湧呿嚅有聲其家人云全與向來相似衆醫切脈下藥皆不可納俄大叫一聲而殂

陳待制

陳元承待制旃闔中人天資好道紹興中常從韓蘄王宣撫幕後為秦丞相所惡屏處累歲遂絕意宦塗結茅菴於句容大茅峯之南盡屏妻妾築八卦臺晨夕朝禮星斗暇則存神內視恬澹寡欲買田數十畝於山下以

瞻方外游士每歲春二月大茅君生朝士庶道流輻湊
進香十七所供醮無虛席惟山北元待萬宮香火最盛
陳一日往致敬逢一客脩然長而碧眼方瞳標韻灑落
衣櫛葉衣持八角扇遮道緣化陳篋中有崇寧大錢一
文即投與之客欣然接取去既而曰君與我錢我不可
無報復以所得錢付陳陳訝而視之則成兩錢矣回顧
客已不見及還菴取出皆金錢也益大驚異是夜夢其
人來告曰予為呂洞賓以子有仙姿故相試耳子學道

之志雖切而及物之功未著盡勉之因教以服氣煉真
飛符治疾之法且約三十年復相見陳既寤絕不如輩
飲酒習行天心正法奇崇異殃得其符水立愈又為人
行持齋醮效驗甚多山居歷歲步武輕健如飛道俗翕
然歸重秦亡之後當軸者與之故舊勸其復出始猶執
志拒却竟奪於子姪之請即家奉祠劉信叔制置江淮
以為參議官旋一再與州還元職道心益怠方術不復
驗暮年仍蓄姬妾腰背龍鍾視聽晦昧了非昔比又因

浴熾炭於傍髣髴見神靈叱責遂墮爐中半身灼爛以死孫壻李勲紹熙末為句容主簿為人言

林夫人廟

興化軍境內地名海口舊有林夫人廟莫知何年所立室宇不甚廣大而靈異素著凡賈客入海必致禱祠下求杯珎祈陰護乃敢行蓋嘗有至大洋遇惡風而遙望百拜乞憐見神出現於檣竿者里中豪民吳翁育山林甚盛深袤滿谷一客來指其處欲吳許之而需錢三千

繒客酬以三百吳笑曰君來求市而十分償一是玩我也無由可諧客即去是夕大風雨至旦吳氏啟戶則三百千錢整疊于地正疑駭次外人來報昨客所擬之木已大半倒折走往視其見存者每皮上皆書林夫人三字始悟神物所為亟攜香楮詣廟瞻謝見羣木皆有運致於廟塽者意神欲之遂舉此山之植悉以獻仍輦元直還主廟人助其營建之費遠近聞者紛然而來一老翁家最富獨慳吝只施三萬衆以為太薄請益之弗聽及

遣僕負錢出門如重物壓皆不能移足惶懼悔過立增
為百萬新廟不日而成為屋數百間殿堂宏偉樓閣崇
麗今甲於閩中云

謝樞密夢

謝子肅台州臨海人元名某為舉子時夢人告曰君若
改名某則小吉名深甫則大吉紹興己卯歲先用某名
赴州學春補教授金華李翔喜其文既中選自是月書
季考連占前列及應舉試始更為深甫已而不利至壬

午秋復然私自笑曰鬼神戲我如是豈非當止於州學
生乎乾道乙酉歲議別更名逼期復夢前人告曰終不
成這回又不得驚而寤仍以深甫投牒遂預計偕明年
登第久之夢一卒如皇城親事快行家者攜一牌刻曰
御史中丞紹熙初謝自左史尹臨安鄉人或聞昨夢語
其友曰此去獨坐不遠矣蓋以其嘗為諫官也友答曰
吾所知一士子夢得省榜一冊乃市井隨意印賣者其
上列人姓名盈版而謝公在焉於名下白書刊一相字

若墨刻以是推之中丞不足賀也繼而果拜此官擢登樞密相位固可涉級而進也

丁逢及第

常州士人丁逢端叔紹熙二十九年夢人告曰汝若逢丁可則及第矣覺而改名為逢是歲秋闈不利乃嘆曰安得有人姓丁而名可者吾必不第如是又四舉至隆興元年省榜出果有天台丁可姓名雖切自喜然度其選官須次尚猶數載未必出其衡鑑之下乾道元年秋

試丁可待闕家居漕使念其貧檄為常州考試官逢洒
然自慶知必中程而可於貢院被病先出逢大失望迨
揭榜乃在選中後謁謝主司諸人皆言丁主簿臨去時
手執一卷程文授吾輩云自得此卷便擬寘諸前列會
以疾不克如志願諸同院勿遺此人可雖死不憾及會
卷之際各有所主不暇為他人計適點檢一卷犯諱當
黜倉卒難訪尋遂以克數蓋吾子也丁乃以昔夢告之

李三妻

饒州市人李三妻楊氏郡吏之女也紹熙五年春染時疾招里醫鄭莊治療未愈數日後忽矍然起坐語言舉止若男子呼李生曰吾為中堂神王汝家從來香火嚴潔吾念汝至誠聞婦病困來相救可喚醫者來少頃醫來楊斥其姓名莊怒曰何得遽爾見輕楊曰我是神道如何叫汝姓名不得汝平日用附子入藥險損了人性命復敢然邪莊拒以未嘗用楊曰昨日所下某散實有之而欺我何也莊始悚怖又曰便煮竹葉石膏湯飲之

使我生少緩已無及矣莊辭曰不知此藥所用幾種楊
大怒叱之曰醫人不識此个藥方真可笑即歷舉名品
分兩無分毫差莊於是以一服進接而飲之飲訖冥然
就睡及醒再服一盃明日遂安次年春又病亦有憑附
者自稱張大王而所言畧不效但時時注視枕屏破紙
處李疑其異揭紙觀之乃畫家寫一神像未竟者亟焚
諸城上病體旋愈

丘鼎入冥

宜黃人丘鼎病困中為二吏持符逮去至官府諸吏駢
列廷下候主者出坐引而前旋呼一女子手挾涼衫脚
曳長帛若與丘有所證口未及言而肩膀自有咄咄與
女辯者女詞屈吏命之去纏其帛扯其衫丘默悟乃少
年日與此女雜居朝夕往來因與之合後嫁富家某氏
子多以其貲佈施道釋未數年而死冥司課其功宜受
男身但有舊與丘淫通事須得直乃可故逮丘以證丘
未言而傍咄者曲折已白蓋向時私意實出於女女坐

是不得轉男身繼麾丘去方辭行見吏呈文書探首窺之全如世間州縣追引列人姓名于首餘不能識僅見兩郭氏字吏遽掩之顧卒導丘出抵大門則已揭示一榜曰某人曰某人其弟在焉名下注十七日字末後繫銜乃里中新逝官員置押官稱殊與世異屈中塗導卒私禱曰他人到此必有賄贈君那得無丘曰吾固貧士且來時不持一錢何以為謝卒曰候還家請道士轉度人經百遍足矣丘許之恍然而寤則已死一日家人環

泣具棺衾僧寺擊無常鐘聲厯厯在耳為母妻言之喜其復生而母妻皆郭氏也愀然不樂越數日同時臨病不起第果以十七日亡

姚宋佐

姚宋佐彬州人乾道八年登第為靜江府教授能詩文頗擅名其鄉而舉措多失之輕易嘗赴經畧司幹官宴席坐客受勸觴遍當酌主人姚見酒黑色而侍妾所執樽又非向所用者疑為紫蘇水作色而起曰客則飲酒

主人則飲水何哉主人曰此亦酒也安得有二姚以所
疑對主人笑謂不然終不之信別酌以酬之而自掠取
所斟者一飲而盡始知酒但云比向來者味差醇未幾
覺腹大痛急歸俄藏府洞下繼之以血旦而死一城皆
言姚教授遭經幹所毒府帥深疑焉謂彼方有京秩之
請而為姚所先怨恨必出於此即劾罷之已乃審其實
蓋執樽之妾本顯房擅愛其後寵稍替將不利於主公
故寘毒藥中而姚攘臂掇其禍帥逮此妾鞭殺之幹官

旋亦病廢

熊雷州

崇仁熊某通判廣府攝守雷州至之日吏白當致敬雷廟熊曰吾知有社稷山川之神學官之祀而已烏有於雷祠言未訖烈風驟雨震霆飛電四合而起一橫板從空墮前取觀之乃其家以限倉戶者所題則熊手筆不勝恐懼急致香幣謁謝續馳書質家人果以其日失此板竟沒於郡予在西掖時曾行雷神加封制其廟曰顯

靈其神曰威德昭顯王其石神土地曰協應侯然則名
載祀典渠可忽哉

丘秀才

撫州民張生以財雄鄉間訟輒得勝所居慈龜嶺其田
與艾氏鄰當歲旱陂塘涸攘艾水以溉灌因致爭毆傷
艾僕交訴于郡縣累歲不得直一漕使至艾往披訴乞
以事付清強官且與張共酌立罪賞期以今所定為據
無問是否彼此勿得再言漕委宜黃丞邑士丘秀才善

於承受艾餌往禱丞先入吏語置不領畧丘陳情以告
曰此君屢世德而吾所自理正如是願君平心處之使
滯屈獲伸亦可以少資補助於計為兩得丞為之感動
如其請裁決以報張氏三僕逮繫獄姓李者病死二受
杖張憤甚而不可復競唯歲設僧供具列其事若詛呪
然淳熙丁未張竟怏怏以終丘秀才就館於鄉豪正對
主人坐忽瞽騰如紛辨狀久之始言吾且死矣適被吏
追我至一王者居見張老及李僕索命吏稱舊名喚我

前吾拱曰自名為某與所指不同可證其妄王令訊張
李叫呼曰果此人不謬吾執前說仍引去年秋試中待
補生為驗言未已一吏負大簿前題曰丙午各諸州軍
待補簿檢視至撫州有今姓名張李曰汝斷送我命何
得以改名故輒欺冥王王使釋兩人而引吾聽判語吏
讀示云本界土地契勘限十五日到吾揖退遂得蘇回
念雖以計獲寬度必不免求解館歸訣妻孥主人強留
之然覺其氣息奄奄迨十四日始歸未到家而卒

--	--	--	--	--	--	--	--

夷堅志丙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丙卷十

宋洪邁撰

姚尚書

姚尚書祐字伯受湖州安吉寒儒也偕其兄依富室館第富翁擇墓地延一客名術者于家使宿書館因與姚善翁嘗與之行視某處山以為不堪用既改卜矣他日再往則秀氣呈露儼然佳城念前語之失弗敢言密以

告于姚曰君從主人求之俟得之當指穴以告所謂某處諸翁冢山也姚方居父喪從容請于翁翁曰吾初意亦欲為先生求一地今幸可用吾復何辭客又語姚曰此翁儻悔之將必爭須立券乃可約既定客引姚縱觀而謂之曰此地兩處皆有穴若就上穴則二君服闋後即登科駁駁要津特惠壽數不能長若就下穴則奮發稍遲至三十年後乃盛可出執政二者唯所擇姚曰吾方貧十年外無以餬口蚤得祿食足矣何暇遠冀三十

年外乎願處其上客曰然則姑營之異時纔小損如吾
言却徙而下亦可但不復有執政耳遂如之已而兄弟
聯策受名伯為符寶郎伯兄卒於州通判思容曩說而
懼且數夢其父來衣裳皆為水所漬於是謁告遷葬洎
啟壙水盈其中其熱如湯伯受至禮部尚書丁母憂後
出鎮太原以鄉縣小胥造冢逼其先墓疑為厭已請解
官持服詔提舉上清寶籙宮凡前後三議除丞轄輒不
成而止尋卒

侍其如罔

豫章寓士侍其如罔就館於臨安監打套局門朱德初
家慶元九年當赴秋試中元後左手大指甲上忽見一
道人側面立身潔白而眉目具如繪畫狀驚而示於人
皆謂耳目聞見所未有或以為祥或以為怪越二日又
變作正面而形貌益明於是以為祥者亦怪焉如罔始
懼以書刀刮去之心切自念吾逼試期而有此異豈非
佳兆乎正熒惑不自定而其叔父訃音來限期親百日

制不獲入試一時之應乃若此

趙積智

趙再可思侍郎有子八人皆好學多預薦送第六子積智尤好讀書獨屢試弗效居常鬱不樂紹熙三年從其父在桂林時年三十八矣當就鄰路湖南轉運司試家素奉張王神默禱求助夢夜如銀網內大書一中字號覺志之於策朝夕思念其意忽若有省告其兄弟曰月中有中字唯用字實應之即白於父改名用是歲遂貢

名春闈雖不利而中太學補選以覃霈免乙卯舉時未可量云

婆惜響卜

括蒼何湛叔存清源王曾孫也淳熙丁未赴省試館于三橋旅邸揭榜之夕遣僕探候久而不至有憂色因率同輩登橋聽響卜駐足未定聞河畔婦人叫呼曰婆惜你得蓋吳人愠怒欲行打罵之詞俗謂之受記非吉兆也湛獨喜亟還曰可賀我矣同輩曰叔存作意聽響卜

而連四得字夫復何疑湛曰不特此也吾少名正為婆惜衆皆喜方買酒欲飲而僕至果中前列

李氏二童

李元佐宰南城嘗挈家游麻姑山諸子尚少挾隨行二童登齊雲亭觀山澗花蝶翻飛可愛令僕之童入林樾深處久不返呼之莫應走白于父遣吏卒於山遍索移晷方出但云迷路而不言所以後月餘諸子見童著新衣又常常買酒肉相對飲啗心疑之恐其為盜縛詰之

始曰向者撲蝶時遇一道士手提頭巾喚我至所居見屋宇華麗風物清絕不似人境命童煎茶將飲我未至而聞呼聲急乃奔歸道士擲一物與我拾取視之銀也回顧間人屋俱失竊喜而不敢說持銀賣與市鋪其重十兩得錢二十二千就寄鋪中時取以供衣食費諸子未之信詢諸鋪實然元佐謂其銀蓋仙家物必異於常品欲以元直取之鋪人云為過客買去矣後訪之仙都黃冠皆云手提巾者紫陽鄧真人也始知二童有所遇

是歲紹興癸酉及丙子年李解縣印相繼佚去莫究所
之其一福童者姓戴其一壽童者姓傅皆南康人也

公安木手

江陵公安縣一寺甚雄偉所事神俗稱二聖曰青葉髻
如來曰樓至德如來靈效彰著紹興初蜀僧懶牛者主
此寺以殿柱朽壞欲易之聞遠村巨室有豫章大木遣
其徒往問主人索高價不可售懶牛將自往未及行知
客僧乃引其人至云向者承需木方擬布施而來价遽

還次日木上忽生一枿大類如來手今豈敢復斬愿於
二佛前焚香敬白以明初心如其言既伐木而奉其枿
龕於香殿桌上指甲筋節視像了無小異云

鄭二殺子

武陵民張二嫁女招鄰里食飲鄭二夫婦預焉鄭妻素
與王和尚者通人多知之酒酣後偶墮箸於地張妻戲
曰定有好事鄭妻笑問故曰別無好事只是箇禿頭子
一坐譁然鄭已不堪俄有外人喚之出附耳語而去衆

問為誰曰王闔黎典袈裟在我處將價來贖衆人大笑
鄭夫妻皆怒捨去鄭張皆義勇民兵鄭歸取所佩刀出
再至張門叫張奴不勝憤憤曰爾家做如此事我請爾
酒食却提刀上門罵我亦拔刀逐之鄭愈怒其子八九
歲卧于甃上自粹其首斷臂折脅以死而大呼投里正
言張二殺我兒里正捕繫張仍飛報縣主簿李大東攝
令事檄巡檢驗實張言了不知鄭子致死之因而鄭妻
守尸搏膺哭云只有一子為夫所殺將以尤賴張二於

是兩家悉對獄鄭坐殺子誣人黜流遠郡張夫婦受杖
鄭妻王僧伏姦罪杖脊以酒席言譴之故致過如此

陳長三

武陵細民張道僧少失父母獨與祖母霍氏居年才十
三四而頗孝謹紹熙辛亥之冬久雨雪方霽張灘邊見
魚游歸取鈎垂釣得一魚喜甚串以竹杪將還溪西鐵
爐下人陳長三望見度水求之張辭以欲歸遺婆陳曰
隨我到壩下以百錢償汝又不可陳徑攜魚去張亦度

溪追躡至岸挽陳衣紛競不解兩人俱墜水陳長身豐偉跨張腹壓之且捽其頭捶其項岸上人聞叫呼聲急趨救張正負痛欲脫從下舉足適中陳隱處陳立死里執張詣縣獄成赴府府守永嘉劉立義閱其牘曰此無罪人也即援王荊公斷鬪鶡事書判曰公取竊取皆為盜道僧得魚而長三彊取之盜也誘之過溪而取之壓之水而猶不置時窮冬凝寒道僧疲弱少緩且死道僧以足踢之偶中其隱死是盜與失主鬪為失主所殺耳

道僧無罪召保知狀具申提點刑獄司及省寺竟從所
斷陳氏之人亦無詞人謂長三之勇何止勝道僧十倍
而恃力以逞天實誅之云

商德正羊

淳熙十三年冬隆興進賢縣舒致政以生羊饋府士商
德正留家旬日進往塔園豢養明年夏貨之於屠者孔
生牧于東湖傍至初冬將殺之忽失所在是日正午德
正在家見一羊自外奔入至堂而跪為赴愬哀鳴之狀

已而喘卧厨中認其為原物呼詢孔屠得其事歎曰羊
向者來此少日即去今相隔一年吾所居升平坊距塔
園五里中間岐路不易識而能逃死就生如是豈冥冥
有神使之然以警世耶即還元直而存之郡人盧國英
為作嗟羊記又三年羊死瘞之塔園因與寓客田穎叔
語如此其夕夢抵西山朱橋莊遇婦人襁乳兒來拜曰
兒被公恩今得為丁家子敢不敬謝翌旦往審之耕僕
丁氏果以羊死之日生男子穎叔又為之記

簡坊大葦

進賢縣簡坊市皆諸簡所居田僕趙三每日入山采薪
慶元元年七月久雨乍晴持斧至山顛見巨松下一大
葦其徑一尺八寸摘歸誇語鄰里以為平生所未見酒
肆王翁尤異之謂曰我與爾錢以與我將挂于店外以
誘飲客趙許之而嫌所酬薄與妻言葦如許大而王翁
只肯還五十錢不如我一家自飽傍人亦共贊即分擘
洗滌和米加味作臠喚妻婦孫均食訖乃就寢未及交

睫皆覺腹痛雷鳴競奏未到明盡死獨一孫數歲以嘔吐得免簡氏為收育之輩之有毒固多此禍一何慘也王翁家與酒客亦危矣哉

復州銅磬

復州乾明寺四隅皆湖紹熙辛亥漁人舉網得古銅磬泥土漸蝕方就水揩滌寸許其光赫然透照腸胃而旋轉不止置之蓬頂亦然波濤旋覺洶涌謂為怪擲之岸上以棹扣擊聲徹雲漢而旋轉愈甚因投腐魚實之猶

轉不止乃棄諸水中明年春主僧清顯方聞之募衆漁訪索得於別浦但經魚污處不復光唯脣間尚可燭鬚眉聲雖清揚終不如向來也

向仲堪

樂平向仲堪字元伸紹興十一年通判洪州府帥梁揚祖侍郎峻於治盜嘗欲殺兩人委向審問吏以成牘來問盜所在對曰彼已伏罪例不親引恐開其反覆之端但占位書名足矣向曰人命至重安得不見而詢之幹

官趙不係譖于梁梁召向責其生事向曰如帥司即日
徑誅之何必審實既付之獄則當准式引問若無罪而
就死地想仁人不忍為也梁感悟遂竟其問果平人耳
遂得釋後自他州赴調宿晉旅邸一病瀕於危殆夢至
殿宇間聞主者云向仲堪有治獄陰德特延半紀既覺
浸以安愈詣天慶觀啟醮筵以謝再生其青詞自述云
頃既罹於重患忽得夢於良宵覘玉嶺之無涯愈覺真
都之邃續龜年而有永親聞帝語之詳旋復貳處州終

於官距夢時正六年也

公安藥方

向友正元仲之子也淳熙八年為江陵支使攝公安令
疽發於胃臆間極療半載弗愈嘗浴罷痛甚委頓而卧
似夢非夢見一偉丈夫長顙巨目著拂塵披衫微揖而
坐傳藥方與之曰用沒藥瓜萐乳香三味以酒煎服之
且言桃源許軫知縣亦錄此方但不用瓜萐若欲速効
宜服此友正敬謝即如其戒不終劑而痊後詣玉泉禱

雨瞻亭中關王像蓋所感夢者因繪事於家

向友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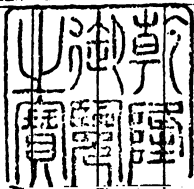
向友正紹熙四年為復州推官五年正月十五夜月不甚明其子彥漳見舍後一黑物長大餘以為木影也俄而少動因叱之逡巡而隱明日白其父父曰昔翁在顛時我夜讀書窓下月色皎然覩一影甚巨自隙窺之乃極長黑人腰與簷齊怖而就寢既而翁捐館今無乃類此乎後九日友正無疾而卒先是孔目官任遜死已十

餘歲是日遜妻見故夫憤履袍笏疾趨過門全如生時
形質邀之還舍辭曰吾今為西祠判官適享惠神王以
推官嚴明使召之汝姑少待至二更後復來叩門語曰
向公非人間可留必別除命我行亦不容緩矣遂去俄
而向亡

劉之翰

田世輔為全州都統制荆南人劉翰者待峽州遠安主
簿闕作水調歌頭獻之曰涼露洗金井一葉下梧桐謫

仙浪游何事華髮作詩翁烏帽蕭蕭一幅坐對清泉白
石矯首撫長松獨鶴歸來晚聲在碧霄中神仙宅晉王
節經金猊黔南一道十萬貔貅控雕弓笑折碧荷倒影
自唱采芝新曲詞句滿秋風劍佩八千歲長入大明宮
田覽之大喜致書約來金城欲厚加資給之翰遽亡明
年田出閔武見之翰立道左泣曰人鬼殊塗公能恤吾
家亦足表踐言之義忽不見田大驚異亟送千緡與其
孤



夷堅志丙卷十